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幽灵之家

刘刃良 筵季英 译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 心灵之家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刘习良 译  
筭季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气度恢宏的全景式小说，展现了某个拉丁美洲国家本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和国家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身陷囹圄，老家长本人辗转病榻，孤苦老死。

本书是继《百年孤独》之后的又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力作。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克拉腊具有超感官的能力，能以心灵感应与身处异地的亲友交流感情；能用意念的力量移动餐桌上的器皿和三条腿的桌子；能与鬼魂对话，预卜吉凶。全书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充满浓厚的魔幻色彩，读来引人入胜。

## 幽 灵 之 家

you ling zhi jia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刘习良 筠季英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对外经贸大学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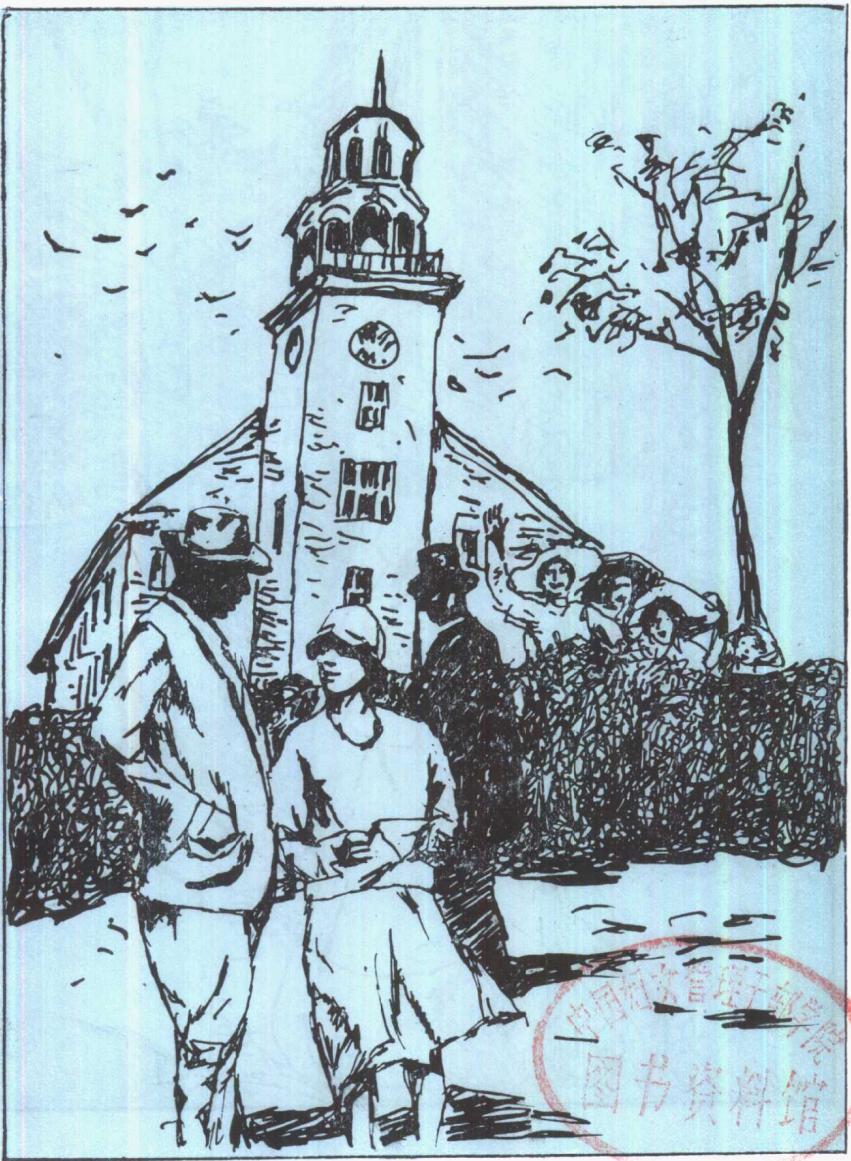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380,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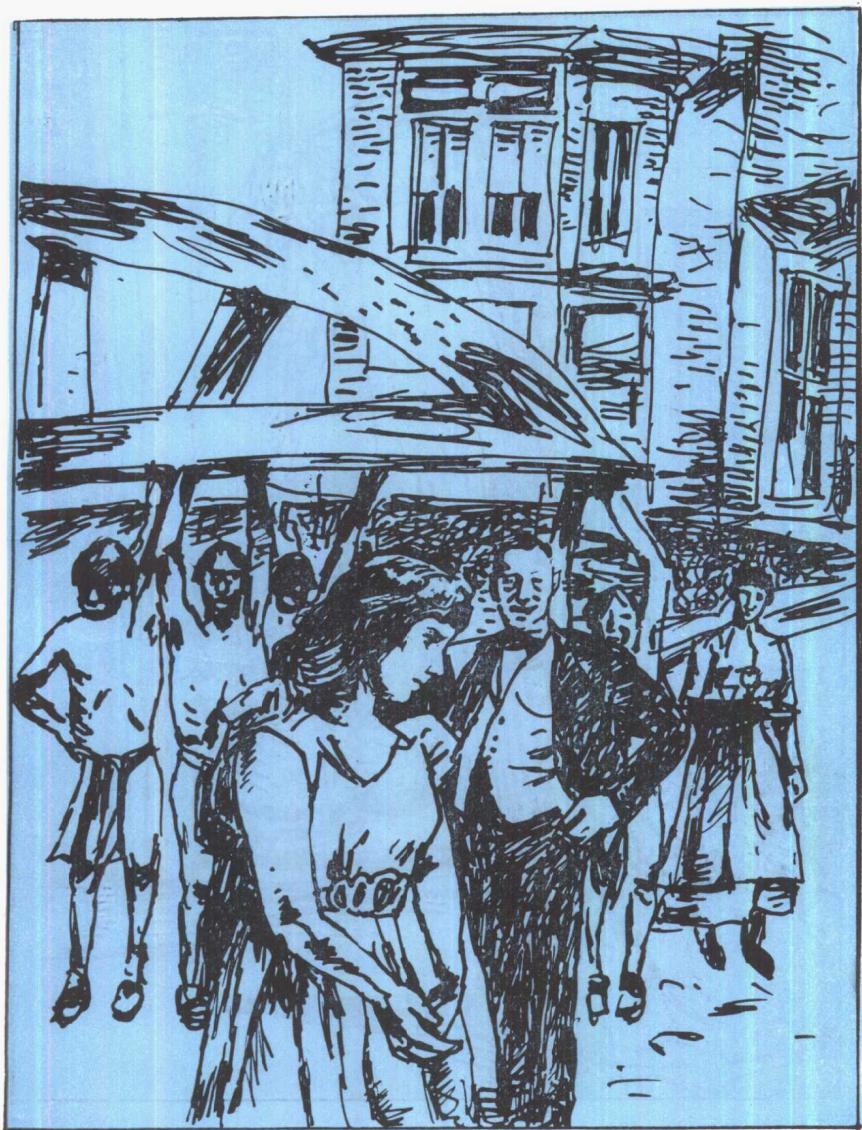
ISBN 7—5302—0170—0/I·168

定价：6.45元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图书资料馆







献给我的母亲、外祖母和故  
事中其他不同寻常的女人们

伊·阿连德

人究竟能活多久？

一千年抑或一个春秋？

一星期抑或几个世纪？

人死需要多长时间？

“永远”是什么含义？

巴勃罗·聂鲁达

## 主要人物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	庄园主、资本家、保守党议员
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母亲
菲鲁拉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姐姐
塞维罗·德尔·瓦列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岳父
妮维娅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岳母
罗莎	塞维罗·德尔·瓦列的大女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未婚妻
克拉腊	塞维罗·德尔·瓦列的小女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妻子
布兰卡·特鲁埃瓦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女儿
海梅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儿子
尼古拉斯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儿子、 海梅的孪生兄弟
阿尔芭	布兰卡和佩德罗·加西亚 第三的女儿
佩德罗·加西亚	三星庄园的老雇工
佩德罗·加西亚第二	佩德罗·加西亚的儿子、 三星庄园的管家
潘恰·加西亚	佩德罗·加西亚的女儿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	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儿子、 布兰卡的恋人、民间歌手、部长
埃斯特万·加西亚	潘恰被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强奸 后生下的儿子
埃斯特万·加西亚	前一个埃斯特万·加西亚的儿

	子、军事政变后升为上校
阿曼黛	尼古拉斯的情人
米格尔	阿曼黛的弟弟、阿尔芭的恋人、 革命青年
特兰希托·索托	妓女
让·德·萨蒂尼	法国伯爵、布兰卡名义上的丈夫
老奶奶	瓦列家和特鲁埃瓦家的女佣人
库埃瓦斯大夫	特鲁埃瓦家的私人医生

# “我必须在大森林里开出一条路来”

(序言)

刘习良

8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文坛，平地冒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40多岁的女作家。五年中，她以五部长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轰动了欧美文学界。1982年的《幽灵之家》、1984年的《爱情与阴影》、1987年的《夏娃·鲁娜》，三部小说使作者跻身于拉美名家之列，成为拉美“文学爆炸”（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为“拉美小说爆炸”，更为准确）中攀上高峰的唯一一位女作家。

她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1973年9月在智利军事政变中壮烈牺牲的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

军事政变后，31岁的伊莎贝尔·阿连德阖家流亡到委内瑞拉。1981年动手写她的处女作《幽灵之家》。几经周折，于1982年出版。小说问世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很快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语，成为读者争相传阅的畅销书。仅在联邦德国，1988年就售出50万册。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宏的全景式小说。它以30余万字的篇幅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作者没有说明写的是哪一个国家，读者可以看出小说是以智利为背景的——从本世纪初到1973年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家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

物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说到为什么要写《幽灵之家》这部小说的时候，伊莎贝尔说：“这本书产生于激情。”又说，它是“思念过去的产物，是流亡的产物，是失去国家、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产物，是失去我的土地的产物。”她成名后，有人问起她个人情况，她甚至回答说：“如果不重复《幽灵之家》中讲过的许多东西，我很难写出我的自传。”那么，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吗？家史吗？

伊莎贝尔于1942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童年时，父亲离开了她们母女，不知所终。她是在母亲抚养下长大的。继父是一位外交家，曾带着她去过许多国家。从17岁起，伊莎贝尔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作为记者，她到过许多拉美国家，广泛深入地观察了拉美各国的社会状况。流亡到委内瑞拉后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多年的观察、体验，特别是生活巨变给作者带来的深切感受，使她觉得“有很多话壅塞在我心里，使我感到窒息，我得用某种办法把它表达出来”。作者在小说中通过两个叙述者表达出自己对过去的回忆、眷恋和思考。一个是阿尔芭。她是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小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维护民主和正义的道路。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阿尔芭的外祖父。两个叙述者都是站在80年代回顾以往70多年的历史。第一个叙述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她如何看待、评价这些往事；第二个叙述者对往事做了补充；特别是作为当事人不断剖白心迹，向我们袒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据笔者看，伊莎贝尔·阿连德创作《幽灵之家》意在从80年代的历史高度，对拉美社会70余年的历史演变进行冷静而深沉的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拉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作者继承了拉美文学“贴近现实”的优良传统，同“拉美小说爆炸”中杰出的作家保持着同一创作方向，表现

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幽灵之家》在反映拉美社会现实的深度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它的出版表明拉美“文学爆炸”以及拉美“爆炸后文学”具有强劲的力量。

《幽灵之家》的故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早期开发金矿，振兴农村，党派斗争，学生运动，直至社会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右派制造社会经济混乱，最后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等情景。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60以上。有总统、部长、议员、政党领袖、工会领导、将军、中级军官、士兵、地主、农民、雇工、教员、学生、医生、诗人、歌手、贫民以至老鸨、妓女，等等。随着历史的嬗变，每个人物不断做出反应，做出抉择，在有意和无意、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当中经历了起伏升降的复杂变化。可贵的是，伊莎贝尔·阿连德一方面对事件、人物保持着清晰的认识，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个人好恶，使对事件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对人物的刻画流于脸谱化。举例来说，对以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总统”这个人物，作者无疑是怀有巨大的崇敬。通过细节的描写，她塑造出一个平易近人、公而忘私、为事业孜孜不倦的国家元首的形象，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表现了他力图扭转乾坤；终于以身殉职的人生历程。但同时她也不加掩饰地描绘了他在强大的右派势力进攻面前力不从心，决策失误，连人带事业同遭毁灭的悲惨结局。

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把《幽灵之家》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誉之为继《百年孤独》之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诚然，作者圆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安排了不少“魔幻现实”的情节。这集中表现在塑造老佩德罗·加西亚，特别是克拉腊——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妻子——的人物形象上。克拉腊具有超感官能力，以心灵感应与身处异地的

亲人、朋友沟通；具有意念致动能，能用意念的力量移动盐瓶等器皿，以至三条腿儿的桌子；生，能和鬼魂对话；死，可与尘世交往；特别善于预见未来的吉凶祸福。第四章里描写的克拉腊凭直觉在离开父母丧生地点很远的荆棘丛中找到母亲在车祸中被削掉的脑袋的情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类带有浓重的魔幻色彩的情节，在老佩德罗·加西亚和克拉腊出现的场合的确屡见不鲜。可见前西班牙时期巫术文化的影响。

但是，通观全书，应该说作者运用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是多元化的。伊莎贝尔·阿连德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小说中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它们或离奇，或荒诞，或惊心动魄，或缠绵悱恻。伊莎贝尔还很会设置悬念。例如，第八章布兰卡对大夫（“法国伯爵”让·德·萨蒂尼）的诡秘行动的怀疑、窥测、跟踪直到揭破，造成一片扑朔迷离的氛围。这类奇崛怪异的情节吸引着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看来也是伊莎贝尔·阿连德刻意追求的目标。在《幽灵之家》里，她有意不指明故事发生在哪个拉美国家，有意不说出“总统”即是萨尔瓦多·阿连德，“诗人”即是巴勃罗·聂鲁达，“政变头目”即是皮诺切特。她说：过去和现在发生在智利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拉美的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在这两部小说（即《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中，有些人物没有名字，他们似乎是象征，差不多是典型。”像温厚善良的民间歌手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米格尔、舍己助人的医生海梅……都是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尤其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更是拉丁美洲社会环境造就的性格极其复杂的典型。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脾气暴躁，意志坚强，一旦认准目标，不达目的决不

654873

罢休。在拉美国家早期经济开发阶段，他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畏艰难险阻，在荒无人烟的北方开采金矿，振兴中央谷地的愚昧落后的农村，获得极大成功。随着事业的发达，他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暴戾。在日趋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从不许雇工反抗到反对一切社会进步，直至成为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在家庭生活中，他刚愎自用，说一不二，扮演了一个专制家长的角色。但是，社会的前进毕竟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家庭成员的变化也是遏制不住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机关算尽，精力耗光，最后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可悲的牺牲品。家里人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身陷囹圄，他本人终于变成一个辗转病榻的孤苦伶仃的老头子。除了主要的一面外，作者还认真地描写了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外孙女儿阿尔芭的舐犊之情，充分展示了这个主要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多样化性格。

谈到塑造典型人物，不能不提到作者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书中出现了20多个妇女形象。三位主要人物——克拉腊、布兰卡、阿尔芭——是祖孙三代，经过作者的精雕细琢，大体上可以代表拉丁美洲三个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这个题目需要较多的笔墨，限于篇幅，只好另文论述了）。而菲鲁拉、潘恰·加西亚、阿曼黛、安娜·迪亚斯，以至特兰希托·索托和三位主要人物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的画廊。尽管她们有各种缺陷、各种怪癖，但一个个都具有先人后己的善良品德。在“尾声”里，伊莎贝尔·阿连德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每一个在她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都可以和她们生个儿子。她们家里收养别人遗弃的孤

儿，收留穷得叮当响的亲戚，收留任何一个需要母亲、姐妹或婶母的人。她们是很多陌生人生活的中心支柱……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位妇女和她们是一样的。我对她说，她帮我的忙担了很大风险。她只是笑了笑。这当儿，我恍然大悟，加西亚上校之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为他们没能摧毁这些妇女的精神。

这不啻是一首对拉美妇女的颂歌。

《幽灵之家》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并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作者不拘一格地综合运用了传统的和时兴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方法，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三部小说的出版为伊莎贝尔·阿连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指出：“在女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推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她才华横溢，擅长用流行拉丁美洲的魔幻手法创作……在阿连德的作品中还有一种女性的灵敏。她的成功在拉丁美洲之外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因为在一个以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的大陆，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艺术家居然脱颖而出，似乎真的有点奇怪。”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深知成功之艰难。她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当她五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就觉得“世界是为我的兄弟设计的，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机会，而我则必须手持砍刀在大森林里开出一条路来”。三部长篇小说的问世意味着“森林之路”已基本开通，但伊莎贝尔·阿连德并没有就此歇手，她正在埋头创作第四部作品。

1988年10月23日